

# 八十迷怀

■马守喜

人生八十，是个说来就来的年纪，以我生性的疏懒，完全是被无情岁月裹挟着往前走，不管是愿意还是极不情愿，到了2021年的牛年，我这位属马的到了八十岁都无可置疑地成为一个事实。一路跟着岁月走，越发感到岁月的脚步越来越快，对世间芸芸众生来说，它不论贫富尊卑，尽显公平公允，不用去争抢，准时走到你的面前。

人的命运相系于天干地支的配合，六十年是一个轮回，称为“花甲”，又走过七十年，称为“古稀”，现在又到了“耄耋”之年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路标，一个节点，一个驿站，生命到了八十岁这个当口，站在八十岁人生路标上，我在家中放飞思想、神情有点庄严起来，也正符合我当下的心情，记忆总是难以忘却的，一些人不到六十或七十岁，就开始写回忆录，总结自己走过的风雨人生，我也曾产生过写回忆录的念头，但转念一想，人就是世间的过客，何必再去劳神费力，把那陈芝麻烂谷子再翻腾一遍呢？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，但到了八十岁时，我感到了生命已到了深秋落叶，草木枯黄时节，整个天地一下变得空阔无比，太阳不再暴烈，白云随风飘荡，可谓“天凉好个秋”。

到了八十岁，我突然感到好像是登上了人生的山巅，“山登绝顶我为峰”，看得清来路，更看准了归途，望着早已远去的青春背影，回想着几十年跟踪的脚步，原来沧桑是岁月留下的馈赠，到了八十岁，向过去挥手，也向未来致敬，这就是我面对未来生活秉持的态度，愉快而幽默的风度。

我属马相，没有蒙古马那奔驰千里的精神，只是一匹拉车的马，在生活的道路上，几十年爬坡过坎，艰难前行。人生就是一杯苦茶吧，而清苦中才有了回味的甘甜，马有敢于奋进，不畏艰险的吃苦精神，因此，马是被人敬佩的，我虽然没有一马当先，骏马奔腾的精神，但我时常为虚度青春点骄傲，小骄傲让我自尊自爱自怜自尊，我若连一点点小骄傲都没有，我这一生也



许真的太平淡无味了。早年我在家乡教学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，我遇到了改变我后半生命运的贵人，我永远感恩原赤峰市（现红山区）陈瑞兰副市长、教育局仲彦俊局长，我们从未谋过面，我也没花一分钱，把我调到赤峰四中教学，之后又把我调到教育局工作，又帮我安排了住房，解决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。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的。在这十几年来期间，我当了十多年赤峰市和红山区政协委员，多次当选赤峰市和红山区伊协代表，令我难忘的是在我离开家乡多年之后，家乡经棚清真寺完成改扩建后，邀请我回去参加典礼仪式，并给我赠送了珍贵的纪念品，家乡的回族父老乡亲那热情的场面，让我热泪盈眶，我知道他们这

是感念我的太姥爷金凤鸣，姥爷金光瑞当年为修建经棚清真寺，奔走于北京、天津、赤峰等地筹款的功劳。我感恩于在我步入中年之时，红山区党政等领导又推荐我进入创刊的《红山晚报》，这也是改变我生活命运的转折点，让我放开手脚，去采写大量各行各业的人物，讴歌伟大的新时代，采访了近百位国内文化名人，扩大了《红山晚报》的影响，我感恩晚报老领导老同事在我退休后，仍在报纸上介绍我的工作点滴成绩。

人们一生总要经历风风雨雨，我也经历了“小人”对我的造谣、诬蔑伤害，但我牢记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那些虚伪的谎言总是不攻自破的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那些“挂牌”、“弯腰”的事已随风而去。

八十是一段年华，岁月是一指流沙，生命中的那些红尘过往，从来就不会消失，深深镌刻在历史深处，珍存在后人的记忆中。1945年12月，年关将至，我的父亲马永隆（经棚县大队副队长），秦荣政委，因叛徒出卖，不幸落入土匪手中，敌人对两位共产党人，严刑拷打一个多月，他们宁死不屈，光荣就义。那时每到过年时，我家是默默流泪，至今令我难忘，童年的苦难，让我充满了对党的无比热爱，对父辈的无限崇敬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。从共和国之初，到共和国成立70周年，我家收到了不同时期的三块《光荣之家》纪念牌，这就是父辈给我留下的宝贵遗产。

以前，总感到夕阳日暮真的遥远，如今，夕阳的落山的那份悲壮却笼罩在心头，世上没有什么感同身受，事只有摊到自己身上，才知道疼痛，到了八十岁，要学会服老，命运这东西，得顺着走，不能逆行。因为经历了八十年的风雨，经历过各种苦难，才能体味生活的百味，更懂得去感恩生命中关爱你的人。

当人生已步入八十岁的慢车道，我的生活便成了慢生活，夕阳下，有几位好友相伴，快乐无比，相互珍惜着这夕阳晚霞，心静如水，自在随缘，生命来来往往，没有来日方长，美好不会停留，像春风又绿，八十岁了，更要活得洒脱，活得自在，活得平和，身体健康点，家庭和睦，足矣。

## 灯棚往事

春天来了，冰雪消融，小河床又恢复了元气，哗哗的流水声如同一首春天的歌把人唤醒。牛羊欢快地叫着，小河里的虾游着，小河下面是一个沃麻用的小水塘，这里可是鸭子的天堂，一群一群的鸭子畅游着，不时呱呱地叫几声，迎和着春天的到来，苏醒的大地首先嗅到的是牛粪羊粪味，不远处饲养场的牛马粪坑冒着热气，社员们用二尺子大板锹端着粪，不久这些粪肥发酵好就派上用场，做为底肥播种春天的种子，小河哗哗流下，绕过敖包山直奔西拉木伦河而去。

这眼清澈的泉，哗哗的流水声，留在记忆里，也留在了梦中……



## 家乡的那眼泉

■红桃

看到一个视频，河边的一位藏族少女正在用水勺往桶里装水。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克旗书声乡西厂敖包山南的那眼泉，泉水井是老乡，更确切地说是老炮手叔用河套的块石筑起的。咕嘟咕嘟的泉水往上冒着，清亮亮的，因为是从一个石砬根下挤出来的，冒起的水花把细沙粒拱起一个又一个的小包，沙粒滚着，水源源不断的往外流，捧起喝一口，甜甜的感觉，比农夫山泉要甜。

刚开始家里仅有一大一小两个桶，爸爸去挑水，挑的扁担得往前靠，肩膀要靠前一些，否则就会失去平衡。那是一个大水桶，后面是个小水桶，小水桶在后面来回摆动着，水从上面荡出。父亲纤瘦的身材挑着水，做过手术脚有时显得一瘸一拐的，很吃力。这时我已三十四岁了，看见父

## 阅读时光

书非借不能读也。每每出差，看见好书总不吝惜银子，大包小包地买回几本与我极有“面缘”的新书，偶尔在火车上或者飞机上煞有介事地读上几页，甚至拿出随身携带的笔，在书上圈圈点点，仿佛我这一生都是千方百计的挤时间在读书学习似的。

可是回到家就望着塞得满满的书架，见缝插针地将其塞进显眼的地方，如释重负般喜滋滋地念“今日存，姑俟异日观吧”。殊不知，此书就那样在我的一面之缘后，挤在书橱里再也不得我“临幸”。

有时候心血来潮会打开书橱看一下，那么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”的新书，就那样含情脉脉地“看”我，虽然依然花枝招展，我却再无乐观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的雅兴。

偶尔会听朋友大谈某某书写得非常好，无论是构思的开头、结尾，还是写作手法、语言风格都堪称完美。于是回到家，兴奋地跑到书橱前，那本

## 两代人的读书观

■涟漪

书也如入居后宫的妃嫔一样，终于等到了“面圣”的机会，不来个通宵达旦，决不放手。或者像个跟屁虫，跑到朋友家，死乞白赖地讨来一本，如获至宝般挑灯夜战，直至没有了下回分解，才弃书补觉。

如此读书和父亲的读书的方式和意图截然相反，读书的效果可想而知。父亲说：书中有黄金，但等勤俭的人。父亲虽为农民，外出办事或走亲访友时都要买回一本书。

父亲读书总是做标注，生僻的字一笔一划的写在页眉，一本老式的《新华字典》成了他的万能钥匙，读音、字义都要标注明白，省去了我速读时一带而过的“什么”。每读到我，我读书的速度也会慢下来，不认识的字词也像父亲那样做个标记，闲闷时我会坐下来和父亲探讨。

农闲时，父亲不会吆五喝六的打牌，也不会聚在农家屋在天津海北地侃大山。冬日夜里，我常常在梦醒时看到父亲坐在炕沿边，默默念边翻书

的背影，偶尔欠欠身子，会心一笑。

良方藏金匮，吉日蕴斟酌。父亲不光看文学类的书，医学、易经方面也研究一些。因此，常常有人向父亲求方问药，选良辰择吉日。父亲有各种笔记本，工工整整地记录着他在书中摘抄的重点和积累的点滴，一页日历的科普知识，一张报纸的健康养生，他都裁剪下来，夹到书籍里，五行阴阳，九宫八卦他都抄下来仔细研究。

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可能受父亲影响，我小时候就喜欢读书。西游记、三国演义、封神演义、八仙的传说、杨家将等成了我神速完成零活的助推器，因为只有把零活儿做完了，父亲才会让我安心读书。

小孩子读书看得是热闹，说是一目十行可能有些夸张，但是饭来不上桌，看书熬到双眼发红却是常态。第二天再向同伴宣扬书中的情节，看到小伙伴羡慕嫉妒的眼神，我也飘飘然神气十足。

父亲没有书橱，最初只有一个泛

黄的包袱皮，其实就是一块布而已，后来哥哥工作后“退役”的浅黄色手提包，陪伴父亲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，这包成了父亲的便携式书橱，放笔记、放笔、重要书籍，常用书籍各得其所。最后搬家时这手提包已成了黑红色，碍于我们一再劝阻，父亲才肯扔掉。这个老旧的“书橱”一直留在我的印象中，留在记忆深处。

立身以学为先，立学以读书为本。可以说，父亲用行动带动了我们爱书、读书，但我们缺少的是父亲那颗孜孜不倦的苦心钻研和实际运用。

直至父亲离世，整理遗物时，看到他留下的每本书的注解和精心记录的笔记，我终于明白，读书不是看热闹，也不是人前炫耀，而是修炼一种“无花无酒过清明，興味萧然似野僧”的澄净与豁达，更是“古人不死而逝，少壮工夫老始成”的坚守和积淀。



## 昔日余晖

■经棚一中 张育玮

2020年，已经剩下屈指可数的12天，下午四点的太阳一天比一天低垂，好像要被远山上的枯枝挂住了一样。微博上，朋友圈里和“乐乎”上，都在总结着自己的2020。我也要给自己做一个总结了。

反反复复想了一个下午，我的2020关键词就是一个“离别”。

(一)

今年的七月末，我结束了我三年的初中生活。拍毕业照的那天早上，天很晴。我们男同学们打理着早上刚洗的头发，女同学们对着小镜子补着妆。我们登上三层的铁梯，等着相处了三年、两年、一年或几个月的老师和校长入座，看着树荫下的摄影师对我们喊：“一、二、三——茄子。”

然后我们在教室里开了联欢会，平日里“凶狠”的老教师们都笑盈盈地看着我们，但眼里却是不舍。不善言谈的老班，看着我们给他送的满天星绽开了笑脸，好像他瞎掉的左眼也放出了光彩。女同学们大多都红了眼眶，而男同学都低下了头。不过在和老师合影时，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呀。

后来再看毕业照时，那天的阳光真的很美。

升入高中后，曾去看了老师们。化学老师很开心，但她还是不时用羡慕的眼光，看着邻桌的老师们被“桃李”簇拥着。曾经因我不写作业而打我的英语老师，一边和我热烈地交谈着，一边对别的老师说：“这是我的得意门生”……

想起了《别知己》的一句歌词“昨天都已经过去，所有的烦恼都已经离去，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……”

中考结束后的那天在经历了一次“校外暴力”以后，和同学在早上六点半去南广场散步，抬头一看，天好像真的很蓝。

(二)

今年，也是许多巨星陨落的一年。

在新冠疫情结束的大背景下，有许多直接或间接因此而死的人。在国内，我们失去了新冠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；在国外，有在疫情期间被警察枪杀的黑人乔治·弗洛伊德。在一年前的时候，李文亮还因为“散播恐慌”而入狱，但事实总是姗姗来迟。乔治也许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他已然成为了新时代的马丁·路德金，一个“恶人”版的马丁·路德金。

除此之外，洛杉矶的凌晨四点再无一阵阵的篮球入网声，非洲的瓦坎达也永远的失去了他们的国王。

有人说伟人逝去时就像陨落。那他们的逝去，想必也会像陨落一样带来些什么罢？

(三)

今年我也失去了一位亲人。

他和我的祖父辈，我对他的印象不深，只是记得儿时看他一边挥舞着蛇一样的长鞭，一边用脏话赶着羊群。

他死于胃癌，那时癌症在我的印象中还很模糊，只是知道这种病是绝症。

听母亲说他是活活饿死的，起初，他什么也吃不下了，吃什么吐什么，伴着一大团的血。然后胃一点点地烂掉，就算不吃东西也会吐血；只能天天输营养液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天变成骷髅……

母亲不让我看他的照片，想必……我也不敢。

他在上午十点死的，而我母亲九点到的是医院。他的儿孙们说，墓地给你选好了，棺材用的是你想要的，我们都很好，你就放心去吧。他想流泪，但已经没力气流泪了，后来他的兄弟们包括祖父也来了。他说了什么，已经无从得知。但说完，他的眼里就没了光彩。脉搏也停下了。

在我曾祖母去世时，我知道了何为死亡，但他的去世让我意识到，死亡，原来离我这么近。他们死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？我不敢写下去了。

今年我面对了又一次“离别”——生离亦或是死别。我不是梁山好汉，做不到“兄弟生离两行泪，兄弟死别一枝花”，但是我也许能从这一次次离别中学到什么。学到什么？我自己想。慢慢地，我知道了。我无法挽回那一次次离别，那么就试着去接受它。我们无法让时间倒流回某一天，但我们可以去对老朋友说“你好”，对老朋友说“我想你了”；我无法与死神赛跑，但那些死亡，让我们懂得去珍惜。我们也许总有一天被离别，但想必那到时候我们也会泰然处之。毕竟我们就不该像一朵向死而生的花吗？

愿2021年的冬季，还能看到他们笑靥如花。

###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

## 马爱武：牛年牛劲足

■特约记者 刘玉国

正月初六的克旗新地乡广华村广华组，春节的气氛依然热烈，迎新的鞭炮还在噼啪作响。走进育肥牛养殖户马爱武家，门口挂着两盏大红灯笼，一幅金字红底对联格外醒目，三间红砖瓦房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如诗如画。

中等个头，身穿迷彩服的马爱武红光满面。他和妻子正抬着一大桶饲料前往牛舍。记者看到，在牛舍的一侧是30多头膘肥体壮的大牛，另一侧是12头深红色的健壮牛犊。马爱武告诉记者，这12头牛犊是十天前他花12万元在翁旗亿合公镇买回来的。“过年了，也给这些牛娃娃吃点好的，多添点精饲料，改善改善伙食”，马爱武的妻子一边给牛犊添草料，一边向记者介绍。

说起今年的打算，马爱武信心满满：“今年是牛年，我这个靠养牛起家的穷汉子，立志年收入突破30万元。”攀谈中，记者了解到，今年48岁的马爱武已经与牛打了十几年交道，二十几岁时为了吃饱饭，经亲戚介绍走上了买卖牛羊的谋生之路。马爱武说：“现在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了，既有项目又发补助，动员群众建棚圈搞养殖。前几年，我投资20多万元，建起了200多平方米的牛舍育肥牛出售，一头牛有肥两个月出栏就能挣2000多块钱，最多一年出售肉牛120多头，轻松赚20多万。”

广华村第一书记李浩告诉记者：“马爱武饮水思源，逐渐成长为致富带头人，提起他十里八村的人无不竖起大拇指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广华村仅规模化养殖户就达23户，户均收入10万元以上。牛年鼓足牛劲，我们将带领群众发扬创新发展拓荒牛、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，奔向更美好的日子。”